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包孝肅奏議集

目錄

卷二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包孝肅奏議　　詔令奏議類二　奏議之屬

提要

臣等謹按包孝肅奏議十卷宋包拯撰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天聖五年進士歴官御史中丞知開封府終禮部侍郎樞密副使贈禮部尚書謚孝肅事迹具宋史本傳案宋志載拯奏議十五卷今此本為拯門人張田所編

自應詔至求退分三十門止有十卷田序亦稱十卷與史志不同然宋志顛倒悖謬為自來史家所未有不可援以為據殆誤衍五字歟惟是田所編次多不可曉文獻通考引汪應辰序曰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可考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二在八卷議兵門其一乃在九卷議邉門其不相貫穿如此所言與此本相符序又

云今考其歲月繫于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於後若其歲月見於章中與夫不可得而考者不容以不闕也庶讀者尚可以尋其大槩是應辰于是編固每編皆為箋註而此本無之蓋應辰箋註久佚今存者仍原本耳序又云如劾罷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案史稱拯攻去張方平宋祁朝廷遂以拯代祁為三司

使歐陽修有蹊田奪牛之奏拯家居避命者久之應辰所云蓋指此事然拯之剛正豈逐人而覬其位者脩雖有此奏特宋人好為議論之習拯之心跡天下後世皆可諒之遽諱而削其稿反若拯實有此短者此張田編次之無識非拯志也張田字公載澶州人嘉祐中嘗知廬州甚著清譽蓋能不愧其師者此書第九卷中有進張田邊說七篇狀併附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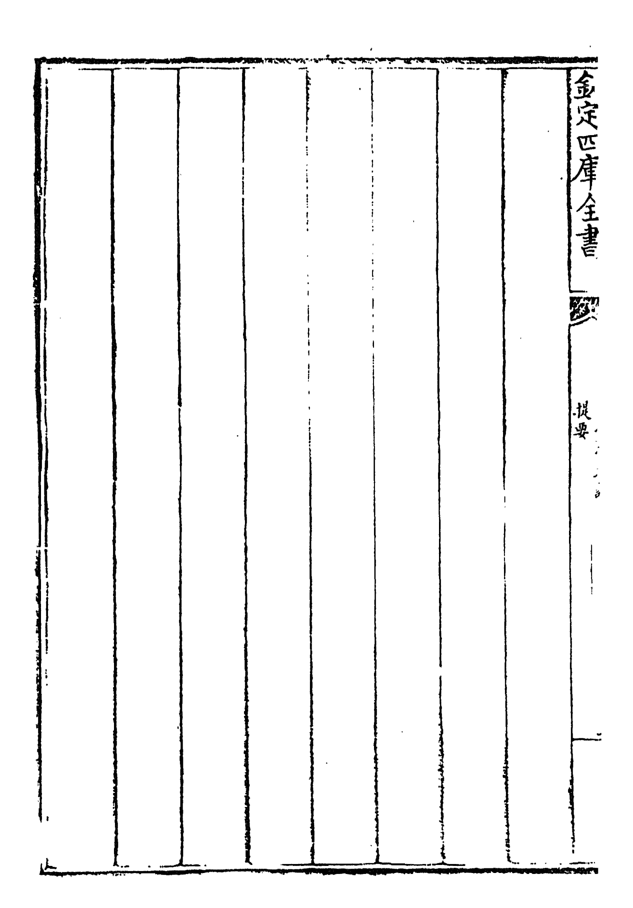
賜張田勅書與他篇例異知確為田之所編

應辰以為其子孫諱之非其實矣乾隆四十

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包孝肅奏議集目録

詔令奏議類二 奏議之屬

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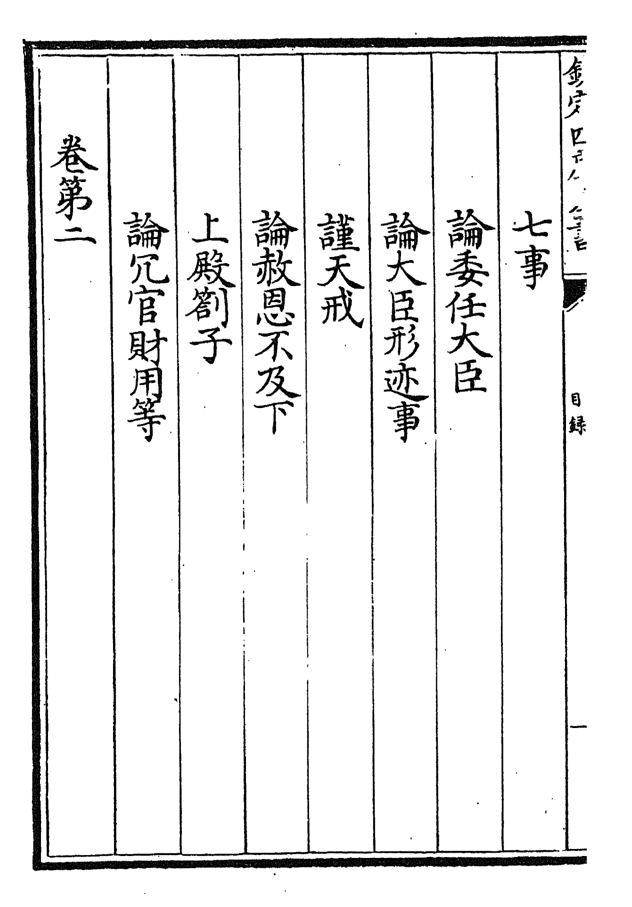
應詔篇一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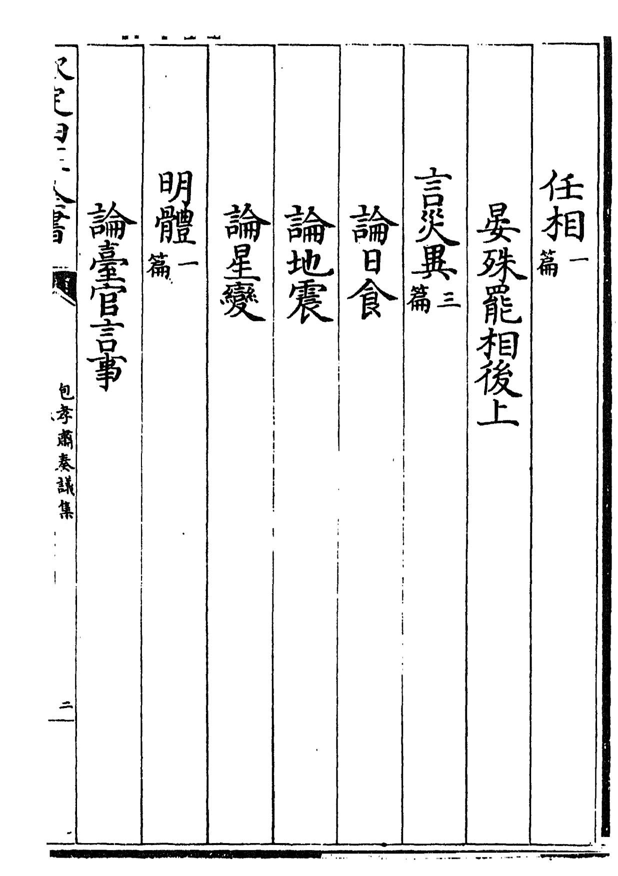
致君篇九

請建太子

進魏鄭公三疏



卷第二



卷第三

擇官二十四篇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副使

再舉范祥

請録用楊繪等

請選人知虔州

請選差河北令録

請廣南添差職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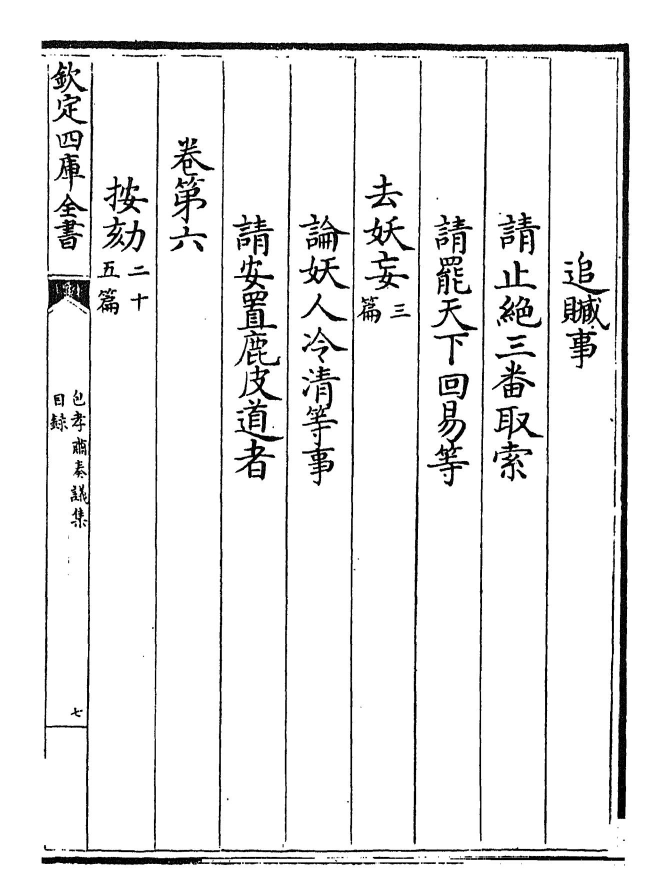
乞不用贓吏

乞不遣楊景宗知磁州

卷第四

請絶内降
論明堂覃恩
請令江淮發運滿任
論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論縣令輕授
奏許懐德上殿陳乞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慎刑一
篇

正刑篇八



追贓事

請止絶三番取索

請罷天下回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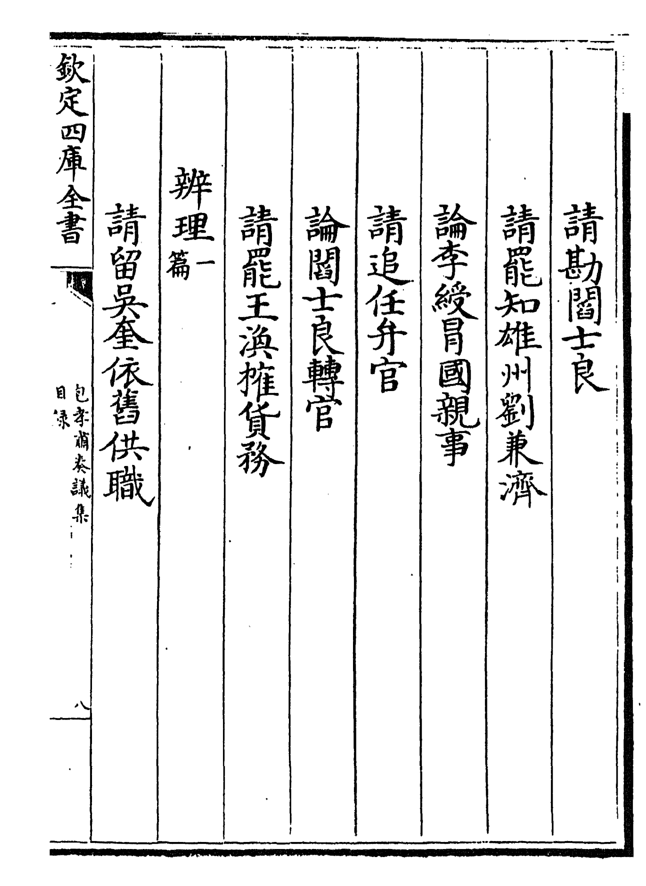
去妖妄三篇

論妖人冷清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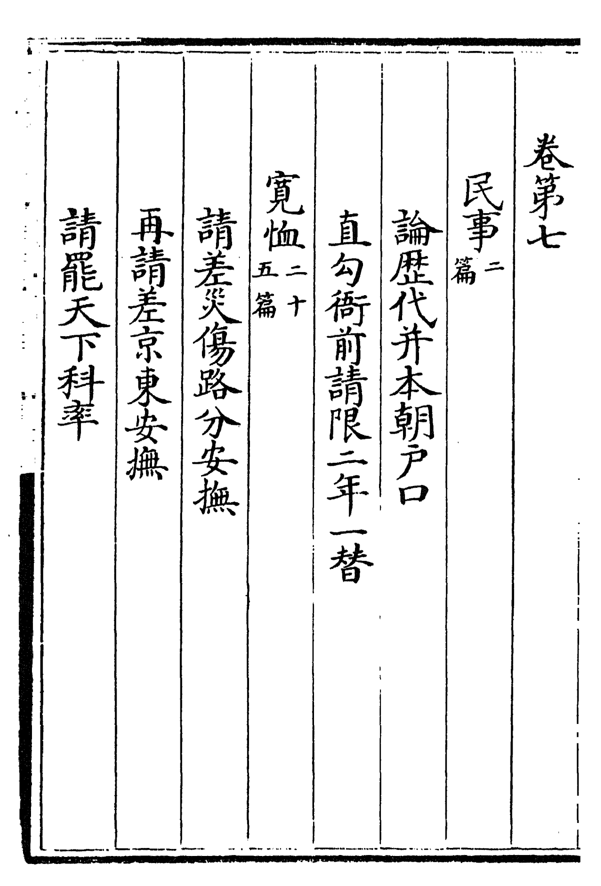
請安置鹿皮道者

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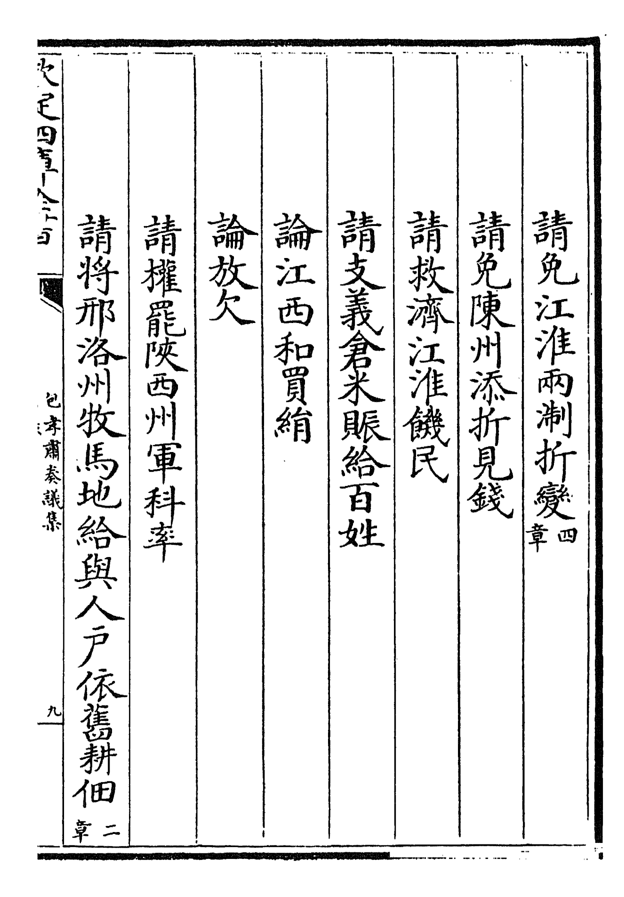
按劾二十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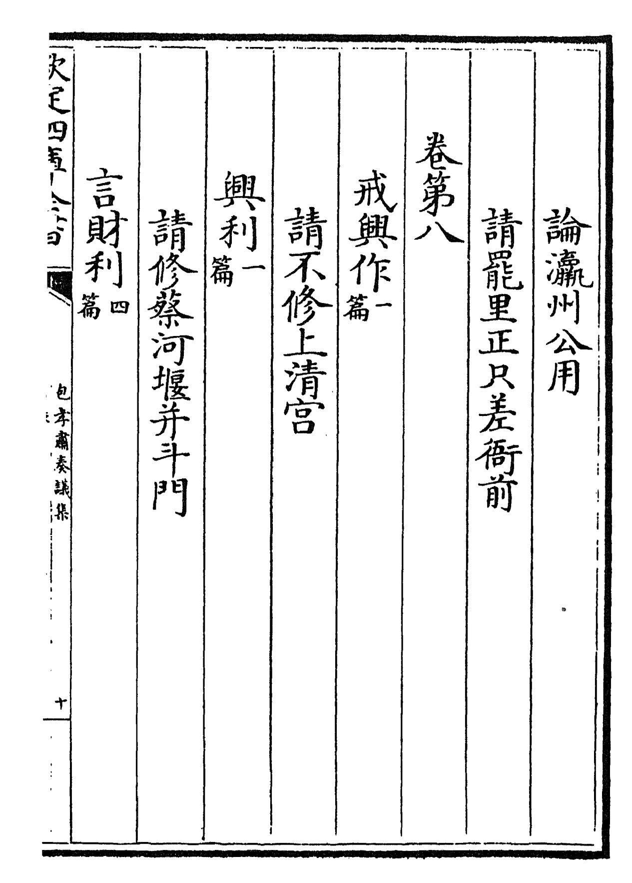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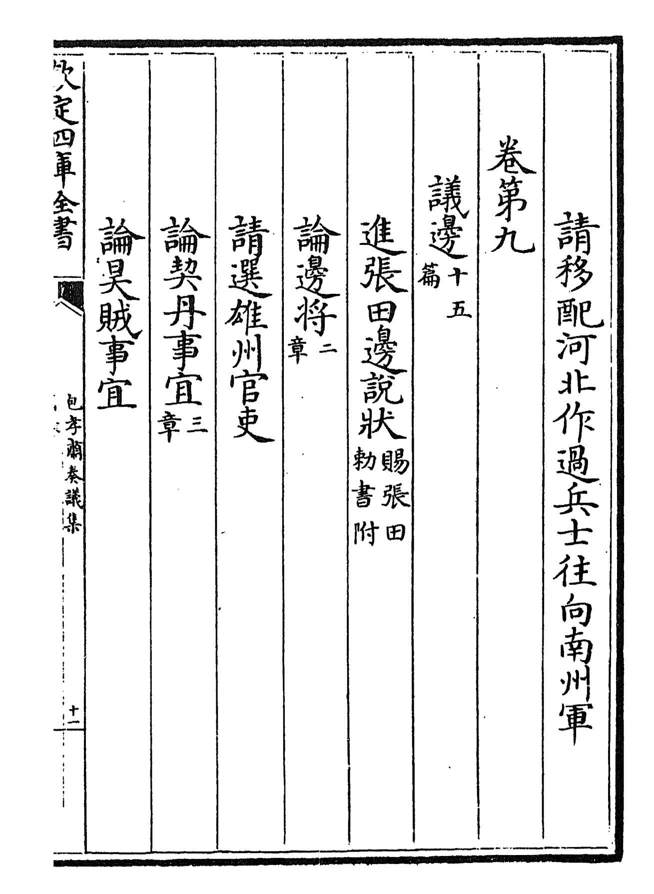
辨理 篇一



卷第七







卷第十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請撥支汴河糧綱往河北

請於懷衛修御河船運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求退七篇

求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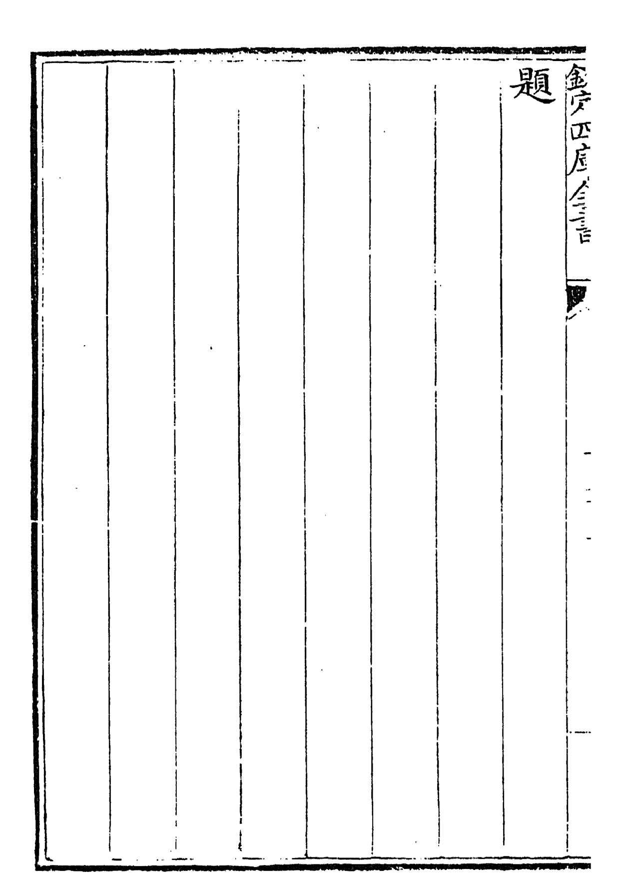
求外任

包孝肅奏議集題辭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明智之資善容正人延讜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多矣不四三年歘至侍從近列然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曰包公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庸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

年亡宦意其心無他止知孝於親而為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裨帝闕下瘳民病中塞國蠧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已其心亦無他止知忠於君而為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方且死黨背公挾憾復怨如鷙得搏若虺肆毒顛墜於憔顇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他否而天下不得異議也初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方復仕嘗有詩云秀幹終成棟精鋼

不作鈎卒踐其言而得大位美矣雖然愚謂非會仁宗
皇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惑之聰公欲必行其道於時難
矣乎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二亦曰直方
大不習无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公薨後三年田守廬
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太祝君因取其大者列
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為十卷恭題曰孝肅包公奏
議集遂納諸家廟庶與其後嗣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
官閥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輙書云張田



題

包孝肅奏議集卷一

宋 包拯 撰

應詔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朕自纂紹慶基登臨御寓每夕惕以忘勞慮視聽而有怠爰自近歲以來河朔之間民物散亡水災流注甚可哀憐雖已降指揮應災傷去處並令賑濟及暴露傷損之人各令照管外其所慮今契丹雖稱幣汎使忽來若

非慕化之心慮有可虞之意復聞聚甲朔邊議收西羌夙夜經心深可預防然事即未萌誠在安平之論或将來北使詰闕妄稱西去之名共構釁端别有邀求之事詭譎多塗作何回答或以今來詐報西行儻有南顧之虞西北山川地形甚處可為控扼今以家國方面之材且無自薦輔翼之能實藉衆推儻事有枝梧帥領何人洎數路偏将何人可補欲以威禦綏寧何人堪為鎮静其朔方自水災衝破户口流移而軫救之外軍儲闕乏

財賦屢空以何法得豐儻或急速之間以何為備其向去雖是豐饒將今所用財貨如何更能省費致物力以漸從容及慮諸路冗兵尚衆作何策精選勇校復又戰馬闕絶如何敷足故事雖永兆有備無虞此係安危更可詢於有位體朕焦勞得不周悉卿等宜在公忠理當盡瘁

對策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陛下有神聖文武之資紹祖宗

大業以馭重柄三十年于茲矣睿謀神斷豐功偉績歷
選明辟未之前聞猶于聽政之餘躬御便坐筆成聖策
延問近臣思究當世之切務茲見陛下降意求治之至
也臣聞酌言以擇善莫若盡天下之議然萬乘之貴不
可使人人畢陳於前故用天下豪材傑賢參寘近位就
使其中三數人能悉意抗論於赤墀之前則天下得失
之理如指諸掌矣況今廣延羣論預謀安危將相邇臣
博被清問獨臣昏庸無狀將何以奉承詔旨上副周爰

謹竭素有一二條陳以聞願陛下以至明擇至愚則臣不勝大幸竊以契丹自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四十餘年向以昊賊逆命因敢上書悖慢併以和親割地為請朝廷寛大未即誅絶報遣使人增以金幣又數年矣然契丹之性不愧貪不感義不讓勝不恥敗況内審吾計有不欲加兵之意乎故自去冬以來移帳雲州以西討為名駐兵未去今又無故遣使來此不有邀求則別生詭計但慮以不可從之事為言小不如意得以為詞

解仇協勢啓其釁端何况星文示戒水災未弭天意人事未甚和順惟陛下熟慮而審處之萬一無他亦不可忽焉况今三路素為控扼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鎮定西則鴈門句注南入并代東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鴈門句注背長城而南地里稍廣漢與胡人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為要害先朝以驍將楊業守代州創築城壘于今賴之

緣代州去雲州數程地又平坦或有侵軼此最可虞孫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固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矣臣聞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且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進用則必有成効荀子曰大賢不待次而舉大惡不待次而誅謂進退賢不肖豈須歲月哉今河北沿邊卒驕將惰糧匱器朽主兵者

非綺紈少年即罷職老校隐蔽欺誕趣過目前持張皇
引惹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可為寒心謂宜委中外
大臣精選其有實材者擢而任之其庸懦者黜而去之
若不速為之具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且河北者國
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黄河决溢水災尤甚饑殍
過半公私窘迫雖累下聖詔矜卹賑救使命相望而農
畝荒廢流亡未復倉廩虛竭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中
外計者之過也臣頃歲嘗奉使送伴及出疆回日凡三

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北當五穀賤時廣謀計置以備凶荒終以位疏言賤不賜施行方今粒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切措置恐非社稷之福惟陛下特出宸斷鋭意而遂行之免成後患臣嘗讀漢書宣帝時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有辠非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欲乞下有司意其辠犯可以贖者條具事件差入穀多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辠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爾

兼三路官員甚衆伏見真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
京朝官使臣幕職等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軍
職自觀察而下悉罷赴闕此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
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嚴武事
不可闕也而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
供費寖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
撫司揀退老病冗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勇
物力寬則贍養者足其近裏兵伍即令漸次抽那於有

糧儲州軍就食不然則物力俱竭為患不細臣又見頃
歲於鄆同州置二馬監各侵占民田數千頃乃於河北
監内分馬往逐處牧養未逾一月死者十有七八迄今
為二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盡歸河北諸監以其地
給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緣馬監直屬羣牧司逐
州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若委轉運使兼領
則巡按察視可以革去積弊歲繼月及必致增羨又何
患戰馬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

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為巳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陛下之憂矣臣愚以為言之者不難事行則為福古人有云言之必可行也又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願陛下參舉衆善事符機會者思而行之則千慮一得庶少補於睿聰辭淺氣索惟陛下財幸

致君

請建太子

臣伏讀前史見聖王之御天下也初纂大業即建儲貳
蓋所以安億兆危疑之心絕中外覬覦之望乃有國之
常典而歷代所遵守者也伏自陛下紹隆丕構已逾三
紀仁孝恭儉之德格于上下孜孜求治未嘗一日少怠
茲固羣臣仰望清光之不暇但以東宮虛位日久天下
之心憂危至切雖前後臣僚論列者多矣卒不聞有所
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者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
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今既皇嗣未

降亦當采詩人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不可忽也
臣願陛下特出宸斷容與執政大臣協議精擇宗室中
親而有德望衆所推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日加訓
勗仍與增補僚屬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就禁邸諭以
善道益其聞見如此則不惟表異親賢抑亦鞏固王室
可以挫奸雄覬望之意也竢皇嗣誕育則以優禮而進
退之此亦古今之通義陛下何憚而不為哉伏況藝祖
以艱難得天下以聖繼聖傳於陛下垂及百年陛下豈

可不念祖宗之業當傳之無窮若乃徇目前之適忽經久之策必稔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也陛下得不留神而孰慮乎臣以疎外之迹累當言責之任今陛下以臣愚直擢在憲府若畏罪不言是上孤陛下委用之意臣不忍為惟陛下審其當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進魏鄭公三疏劄子

臣聞唐太宗英明好諫之主也魏元成忠直無隱之臣也故君臣道合千載一時事無不言言無不納太宗嘗

謂左右曰朕即位之初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元成勸朕偃草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絶域君長皆來朝貢此皆元成之力也是致正觀之風與三代比盛垂三百年抑有繇矣所上諫疏具在史冊臣竊謂元成雖言於當日亦可行於方今謹條其三疏備録于左皆詞理切直可為龜鑑伏望陛下萬機之暇特賜觀覽傳說曰知之非難行之惟艱惟陛下少

留聖意天下幸甚

七事

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為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寛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羣下見聖度閎博不以是非皆能容受故奸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使人無

由自辨而默受排斥之禍致陛下明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奸得計滋長敝病不惟有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之才賢以使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陛下聽納羣下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明辨使真偽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天下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爲朋黨者其間
奮不顧身孜孜於國奬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
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
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
是非明示勸誡此最爲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
聞有朋黨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錮始安
帝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
闇之際以陛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詎可如漢唐衰闇

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其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談者以為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熈洽之朝有朋黨之說虧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陛下端慮以臨下

推誠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因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僞畢見勿以朋黨為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别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綳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莫敢自効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亦困於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羣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甚少

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奬進矣豈陛下之心哉比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顧其所否臧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為念則人得以盡其心矣

四事臣聞議者云陛下頗主先入之說臣以陛下通照於事務得情偽理必無之萬一或有臣止可過慮而議不可聞之而不言也臣謂帝王行事但顧理道之如何爾固不計於先入後陳也必若主先入者以為是邪則

姦罔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或陰圖事惟恐居其後矣得不惑亂於耳目哉臣願陛下采納羣議之際但顧其事之是非裁之以當則先入之患息矣

五事臣伏見近日以來科禁多有疑下之意如舉御史須薦二員上自點定仍有在京與外任之拘及見任二府曾舉奏之人亦不詳論至與中書樞密院止許旬假見客及不許百官巡廳臺諫官不得私謁并與刑法官接見雪罪叙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推誠盡下之美政

也以陛下至德難名待物無間方將擬跡堯舜固非漢武雄猜多忌之比也斯蓋不識大體之臣過防謬論上誤陛下臣恐書之史冊取譏萬古願陛下速革近制推大信於羣下以景祐初年之政為法則盡美矣

六事臣伏見近歲已來災異備至天象謫見地理傾震蟲蝗為孽水旱作沴連綿三數年未已而河北最甚其次利州京東西兩浙河東路循環皆被大患矣以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所持此寅畏寧不感召和氣格

上天之福禄乎然而致如此者盖大臣不能同寅協恭知無不為切救時弊而陛下志慮亦或有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垂拱之美也方今諸路饑饉萬姓流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官有數倍之濫廩無二年之蓄兵卒驕惰夷狄盛强即不幸繼以凶年加之小寇則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臣所以夙夜怵惕思進苦言冀開悟陛下而不能已已也臣願陛下切留宸慮容以事詔令之執政誰能盡心敢救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果

得其人願陛下主張而委任之其陰拱循默持禄取容妒嫉賢能以一已為計者宜速罷免毋俾久塞要路則化危為安變艱於易如反掌矣陛下固不可失此時而不為儻失此時而不為禍變一發則雖欲為而不可為矣惟陛下深存念之

七事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竄逐之臣或以無辜或因小過或為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嫉吹毛求其疵點洗垢出其瘢痕罪呂實繁刑網太密甚傷清議大虧輿情

昔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懐憤六月飛霜近歲竄逐之人詎止匹夫匹婦之倫也得不逆和氣召災沴乎陛下固宜矜體而深惟之傳曰使功不如使過盖負責之人自忿廢絶不能振起一旦為明主棄瑕録用則其自奮圖報倍萬常人願陛下詔近歲竄逐之臣有才行効寔而本無過累泊坐累獲罪之輕者或加牽復或加寵擢如此則聖造洪覆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敢復為矣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癯瘠亦不能成無為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為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

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别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陲不聳恬然便謂無事況諸路饑饉相繼則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絶萌漸正是可為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令之居位者挾奸佞則蔽善

而背公溺愛憎則賣直而嫁禍諭諭然但以勢利相軋苟得無恥豈有援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輩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亷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茍且忌剋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孤賤之徒叨居言責之任圖所以為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可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㡬幸

論大臣形迹事

臣伏見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迹以為公道上下相蔽習以為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為者以形迹而不為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苟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為身謀則可為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諸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

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脩舉如此而不臻治古者
臣所未喻也臣伏讀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
使温彦博驗之無狀因令彦博讓之且曰今後不得不
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
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
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
侍臣不進賢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
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若已癯瘠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

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近公卿薦引即遭冐謗以為朋黨況沈滯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人主虛已招納廣務搜訪不忌恩讎惟能是用讒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君上非臣下所能致也髙宗深納其言所以正觀永徽之代最號太平者蓋由廣延納之道推至公之心使之然矣宜乎載在史冊焕為美談伏自陛下嗣守神器已逾二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雖古先格王未有如是之焦勞也而時

多疕癘民未富庶國廩罕蓄邦計益削者何也蓋知人用人之道恐有所未盡爾昔齊桓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管仲一諸侯佐爾猶慎於信用小人況巍巍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伏望陛下奮乾剛之威確然英斷申命宰執進用賢儁斥去形迹之弊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說延中外讜直之議慎重名器振舉綱目則

可使教惇于上民悦于下召天地之和氣致邦國於永寧惟在陛下日慎一日力行而已

謹天誡

臣竊見近者太白犯月於箕尾之分熒惑犯鎮星於虛危之分而又冬雷震發雨木成氷博詢前聞固不虛發臣謹按歷代五行志曰太白犯月月犯太白熒惑犯鎮星皆外寇之兆雨木成氷者說者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木為之氷氷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

神卿大夫之象亦曰木氷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又曰冬雷者所發之地主兵謂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也今年冬而震雷雨雹者陽不閉藏而發泄皆失節之異夫月者太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亦主夷狄鎮星所管宋衛陳鄭之分若金火凌犯固不爲福況又箕尾屬燕虛危屬齊設或内非其應則北人之患山東之憂亦須大爲之防且頃歳有星孛之異近復有巨嵎之震不可忽也今四方災旱流亡未復雖遣使綏撫貸粟賑給而

上下困竭濟卹攸艱此乃天意篤佑聖宋丁寧陛下如是之至也書曰歴象日月星辰此言王者當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躔次揆山川變動叅人民謡俗以考休咎若見災異則退而責躬恐懼修德以應之有不可救者則蓄儲備以待之故宗社享無疆之福伏望陛下省災異之來驗休祥之應謹奉上天之戒以揆當時之務外則幅員之廣戎狄寇盗之可虞内則機政之繁號令賞罰之未信固宜進擢賢傑振張紀律

廣闢衆正之路屏絶羣枉之門斥逺奸憸愼重聽納近自宫禁逺及邉陲杜漸防微中外協濟如此則庶幾後患可弭惟聖度裁處

論赦恩不及下

臣伏聞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主國家發患布澤未及黎庶上召輔臣謂之曰此上天所以警朕也且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又三司轉運使率擾之事名類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者悉蠲除之將來改

元赦書卿等宜盡采民弊著為條目務澤及黎庶也大哉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陛下求治之心亦先帝之心也臣竊見陝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丁夫征賦有常數矣若踰之則盡為無名之率其他酒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惟務聚歛掊克於下前後剝暴競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遂用之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瘡痏天下于今未息用是觀之其

實豈為國乎果為國豈不以愛民為心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徹窘而諸州旱潦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況朝廷比下詔令未嘗不以寬民䘏物為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繇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愷悌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釐革者

將來明堂赦書盡采餘弊著之條目悉與改正以為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納外不得非橫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趁辦勿許擅有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貸不以存亡必根究本末但務追攝罕得除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該蠲免者更不縲繫逮捕重為煩擾並令疾速檢會除放若有司稽違必嚴行黜責如此則上可以遵先帝之意下可以救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陛下曠蕩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內幸甚

上殿劄子

臣竊見冬春以來天下旱乾為虐而陛下避殿徹膳累下詔書勤求直言疎理刑獄寬省民力雖古之聖帝明王責躬罪己無此之甚焉故詔音所至甘澤隨降和氣應於上民心悅於下天意聖德合若符契當上穹眷祐之如是則陛下尤宜勵精求治以答殊貺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不可不慎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

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廷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亢旱之災天之常數固不足貽陛下深憂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冗官財用等

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竊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

三歲一開貢舉每放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
雜工蔭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
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之哉臣
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一
千匹貫石兩支四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貫石
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
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匹貫石兩慶歷八年天下財
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

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二千七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石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為冗吏耗于上

宂兵耗于下欲救其弊當治其源在乎减宂雜而節用度若宂雜不减用度不節雖善為計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鋭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伏望上體祖宗之成憲下邺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宂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絶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工不急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並除之省禁中奢侈之僭節上下

浮枉之費當承平之代建長久之治願陛下留神省察

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包孝肅奏議集卷一

包孝肅奏議集卷二

宋 包拯 撰

任相

晏殊罷相後上

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無曠矣夫宰相者上佐人主以道治天下固非庸材所堪當歷選羣卿以補其闕得其人則輿議厭伏非其人則大職隳斁治亂之本在茲一舉可不慎之乎臣伏見晏

殊寵免朝廷必再命相此乃陛下慎擇賢材之時况今百度或闕生民未泰契丹等處交臂伺邊宰相得人則可以上尊朝廷外威强敵陛下庶寛宵旰垂拱仰成矣若但取左右毁譽容易以付大柄恐非國家之福况近臣才與不才皆聖心所盡知在裁之聖斷勿牽羣疑爾臣非次不敢求上殿進對惟陛下特留聖意

言災異三篇

論日食

臣伏見四月旦日當薄蝕陛下特降德音親決庶獄飭身修政以應天變此誠古之聖后明辟克謹天戒之至意也臣聞漢書云夫至尊莫大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蓋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也君道虧為陰所乘故蝕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聖王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詩云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說者云月蝕非常比之日蝕固常也日蝕則不臧矣然于正陽之月法尤忌之由是有伐鼓用幣之事故人君或遭茲變必

避殿徹膳克己責躬明君臣正上下延納衆議以輔不逮如是之至也今正陽之月晻然日蝕而又亢陽益甚火災繼作害孰大焉得非上天有以丁寧垂誡於陛下耶伏望陛下奮乾剛之至德畏天地之大異發號施令審思乎利害賞德罰罪無間於疎昵聽斷不惑勤儉為先抑陰尊陽防微杜漸然後日御便殿博延公卿詢訪直言講求古道勵精為治以答天戒如此則積異消於上厲階絶於下足以導迎善氣馴致太平惟陛下留神

省察

論地震

臣近聞登州地震山摧今又鎮陽雄州五月朔日地震北京貝州諸處蝗蝻蟲生皆天意先事示變必不虛發也謹按漢五行志曰地之戒莫重於震動謂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其異孰甚焉又夷狄者中國之陰也今震於陰長之月臣恐四夷有謀中國者且雄州控扼北鄙登州密邇東夷今繼以地震山

摧不可不深思而預備之也頃歲幷代地震尋以昊賊拒命近者廣南英連等州亦震而蠻寇内侵皆必然已應之兆耳臣近曽上言沿邊將帥尤在得人乞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為守將俾訓練卒伍廣為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懼貽陛下之深憂也況災變之作未有無其應者惟陛下特留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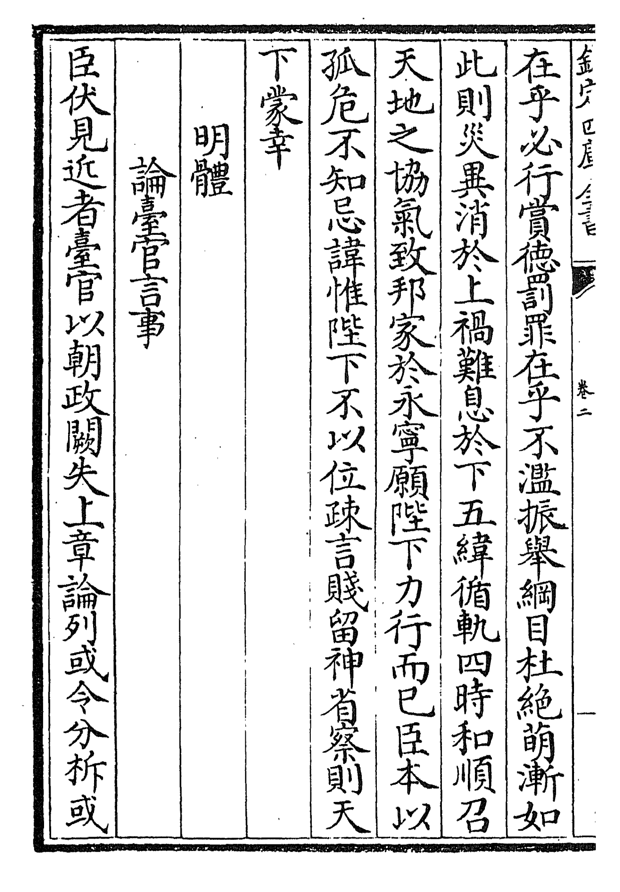
論星變

臣切見歲星逆犯房宿近鉤鈐之位于今月餘未順按

天官云房四宿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亦曰四輔股肱將相位也北二小星曰鈎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其房心於辰在卯主豫州宋之分野夫五星者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主歲事為其統首好生惡殺安静中度吉變色亂行則不為福或有凌犯淹留不去咎在仁德未修誅罰未當若犯房宿亦責在將相之不稱職者伏況國家盛德在火歲火二曜俱為福星房心又是宋之分野今歲德失度逆守于房復近

鈎鍵之次徘徊未退本意亦謂人君指意欲有所為而
未得其節也乃上天之意所以篤佑聖宋丁寧陛下如
是之至夫變異之來各象過失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
明戒可不寅畏恐懼乎古之明王必正五事建大中以
承天心能應以德則咎息不能應以善則災至要在所
以應之應之之速非誠不立非信不行伏望陛下奮精
剛之德挺獨斷之明內推至誠深思天戒以天下至大
祖業至重不可謂承平無事而可以佚豫為治外則邊

防之大戎狄可憂內則機務之煩紀律不振況今政失於寬而赦在姑息官弛於苟簡近下詔命澄汰流品而才者未之進不才者未之退蓋有司務在因循憚於甄選爾且方內治亂在陛下所任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中外臣僚其有老懦貪殘苛刻姦佞不當居職者宜以時廢退益選溫良惇厚之士寘之於位令海內昭然知本朝之所貴豈不休哉然後掖庭之中簡去幽曠宦豎之內裁抑重任發號施令



在乎必行賞德罰罪在乎不濫振舉綱目杜絶萌漸如此則災異消於上禍難息於下五緯循軌四時和順召天地之協氣致邦家於永寧願陛下力行而已臣本以孤危不知忌諱惟陛下不以位疎言賤留神省察則天下蒙幸

明體

論臺官言事

臣伏見近者臺官以朝政闕失上章論列或令分析或

取戒勵中外傳聞於體不便且國家置御史府者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朝廷用之為紀綱人君委之如耳目所以先帝特降詔書添置侍御史已下六員並不兼領職當時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乖方刑賞踰制並許彈奏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内蓋先帝切於求治如是之極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將三十載遵守先訓廣開言路虛懷以待犯顔必容此皆陛下憂勤庶政之至深羣臣仰望清光之不暇矣臣欲

望今後御史等凡有彈奏事或過當更不令分析及取戒勵若乃阿意徇私即乞重行責降如此則上彰陛下好諫之德下免朝廷過舉之失

明禮

論百官致仕

伏以人臣之義七十致仕著在禮經卓為明訓所以優假老成遂其安逸既不違達尊之敎且開知足之端歷代所欽治宜敬切本朝典故尤所重之凡曰引年莫非

延世推之半禄待以優恩其於惇勸之方可謂至乎其至也然而近歲寖成敝風搢紳之間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殊慂羞惡之心馳末景於桑榆負厚顔於鐘漏不知其過自以為得誠非朝廷所以待士大夫之意又非士大夫所以遵禮義之常也臣思及此悚然汗下伏望特降指揮御史臺將文武班簿檢會應臣僚年及七十並令臺牒諷其致仕如牒舉後三兩日内未見抗章祈請乞自朝廷降令致仕所責稍遏趨營之弊頗惇廉

恥之風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臣近者監察九宮貴神竊見以常朝官充攝太尉行事況屬太祀深恐未便伏覩唐天寶年勑以九宮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百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又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廟之上用牲牢璧幣類天地神祇前代王者或親行享祀縁累年以來四方水旱相繼慮是有司供職

不謹稍失精嚴欲乞向後四時祭子其攝太尉令兩制
已上官所貴差重其禮以申崇奉之意

戒漸

論内臣事

臣伏覩先朝實錄竊見真宗皇帝因對輔臣言及前代
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
與不使過分有過未嘗矜貸此輩常以畏懼王旦等對
曰先代事跡昭然足以為龜鑑而聖慮言及於此實社

稷之福也臣竊見近年内臣禄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不敢為大過然在制之於漸庶免貽患於後伏願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為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則天下幸甚

慎命令

論詔令數易改

臣竊見朝廷凡降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張故外議紛紜深恐於體不便且詔令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

危之所繫焉可無慎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制勑纔下未逾月而輙更請奏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臣欲乞今後朝廷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為經久之制方許頒行於後或小有異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伏望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論功

請謚王明

臣竊觀太宗皇帝實錄載禮部侍郎王明傳言明之節義端勁功烈卓偉其始卒竪立冠於皇朝名臣當太祖太宗時戡靖亂略剗削僭偽駕馭英傑撫定區夏而明感會風雲之際周旋金革之間勤餉王師生擒偽將卒能下嶺表平江南繼成大功論籍第一臣每見其事跡想其風采然歎惜明才未盡施而死於太平位未極顯而恩不加謚名㦸史諜德晦泉壤臣素欲表聞於朝乞

仲褒勸今忝邊寄復睹明之曽孫雄州防禦推官臨所
著家傳國書之外補完遺實利人及物咸足稱紀恭惟
尊號陛下奉艱難之業懐忠力之臣宜漏寵靈下慰幽
魄至如楊億馮元官與明等或以文詞侍從於先帝或
以經文勸講於東宮而皆崇以徽章追賜美謚矧明佐
祖宗之休運垂竹帛之異勲既不霑贈爵之榮又未及
易名之典使傑然大節歿有遺恨仰祈聖造特賜德音
降付禮官俾定謚法庶發明於茂烈足垂勸於將來今

繕寫明曾孫臨所著家傳謹具狀繳連上進

論賞

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賞格酬奬

臣聞功疑惟重迺國之令規賞不踰時欲人之知勸抑先聖之格訓又馭邦之大柄也伏見朝廷先以軍賊張海等未獲特立賞格召募使臣如捉獲依傅永吉例優加酬奬近聞右侍禁李用和應募而往不踰數旬果能殺獲張海等四人餘衆並已潰散用和授東頭供奉官

閤門祗候中外聞之無不失望似非朝廷開示大信之旨也且張海一歲之内恣行殘暴京西十餘郡幅員數千里官吏逃竄士民塗炭以至江淮州縣無不震驚前後凡遣使臣悉多敗衂臣竊謂張海之害甚於王倫用和之功優於永吉而永吉左班殿直閤門祗候凡超八資授諸司副使宣事舍人令用和止超四資功同賞異何以激勸將來且有明文豈宜降等況西鄙未定盜賊間起方當責効之際不可失信於人其李用和欲乞依

准元降指揮比類傳永吉特與優改官秩如此上之出令貴乎必行下之立功樂於自奮

慎差除

請復封駮

臣伏見朝廷近日凡有除授制命已行或物論未允者則臣寮上疏論駮因而追改者有之然未若精擇而後用之之審也故外議喧然謂進退可否之柄不專於上流聞四方大損國體且兩漢而下並以左曹給事中領

駮正之任李唐尤重其選若權用未當則論列于內不顯揚於外盖不欲明君之過沽己之直也近代則不然但建一策議一官則必揚言於朝以為己功噫為臣之道豈當如是乎竊覩國家循舊例置門下封駮司以近臣兼領未嘗見封一敕駮一事但有封駮之名而無封駮之實因循不振豈不惜哉且歷代典故淪廢多矣此局幸而未墜秖在舉而行之臣請特正封駮之職選兩制以上慎重介直不撓者主之或命諫官兼掌應有除

授之制並先由門下其不可者得以辨别是非封進詔
勑如此則差易改正兼免漏泄少裨聖政

選舉

論取士

臣以孤遠之迹猥荷聖選擢陛憲府退思所以為報則
智識蒙淺無以副上旨之萬一敢竭愚見唯明主裁之
臣伏覩近降詔勑以官吏陞陟賢否相溷世族補蔭愚
智不分並立新條以革舊弊有以見陛下求治垂訓之

深旨也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古之聖王御大器保重畜盖各有其道焉以萬務之無極也一統於上豈可以思慮盡之耶故立三公設九卿百執事以維持之俾羣材盡力而百工無曠則王者正其本執其要而天下之大務舉矣故治亂之原在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漢書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大抵斯人之情皆希榮進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内邪正所蘊淵奥難辨而審之必有術焉以賢知賢以能知能知而用之之謂也

且知人與不知人而任之乃得失所繫而安危從之宜乎取士之際不可不慎焉夫三代取士之法濶略難議兩漢而下莫若唐天寶之制自京師逮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館學課試乃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並責成有司唯以得之與否以為榮辱得士者陞失士者黜孰不公其心以進退乎其得第者但謂之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道者謂之宏詞試判三道者謂之拔萃中是選者得不限年而授職復有賢良

之科焉所以區别才行慎重名器如是之審也故當時文物尤盛比隆三代基構綿遠垂三百年其有繇矣今之取士則異於是鄉曲不議其行禮部不專其任但糊名謄本煩以繩檢復於軒陛躬臨程試三題競作百篇來上不逾三數日升降天下士其考較去留可謂之精且詳乎臣亦恐非進賢退不肖之長策也周禮升秀辨官司徒司馬大樂正之職未聞王者躬其事也議者謂不若近約唐制歸諸有司或曰取捨之柄當繇人主曰

盡使禮部考試定其可否高下混於奏籍賜第上前抑亦無失於國體矣然後復宏詞拔萃之科明立條目寛限人數歲一設之其與選者比類奏舉之人以次甄擢而任之有以得其實才矣頃年雖復賢良拔萃之科得人裁一二而已又罷拔萃之舉恐未足盡魁梧之選也且今之仕者非保任則無以自進若參以二科而精求之則取人之路豈不裕乎而又斂舉之敝漸不可長其間或暱於私愛或迫於勢要不得已因而舉之者衆繆

濫無別宜一警革若至其甚何所及焉方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寧政失於寬而弊於姑息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固宜推擇真賢講求治道外則黜郡守縣令不才貪懦苛虐之輩以利於民內則辨公卿大夫無狀諂佞朋比之者以肅於朝杜絕回邪振張紀律可使教惇于上民悅于下足以導迎和氣馴致太寧不亦盛哉伏望陛下稽前代之成敗驗當今之得失政有未順民有未安則思而圖之圖而行之行而終之則生靈受其福而宗

社享無疆之休伏惟陛下鑒其區區恕其狂直一賜觀
采

請先用舉到官

臣伏覩近者降勑節文委中書樞密院選舉主二十人
令舉堪充知州通判知縣各一員者盖國家精擇良吏
之深旨也所有内外被舉之人至今未見擢任兼訪聞
逐路轉運使累有體量到州縣長吏等其間不才貪猥
之尤甚者欲乞所舉人内先次進用令往彼衝替若候

人數足日方議差除則疲乏之民受害深矣況幅員至廣官吏至衆黷貨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務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憂不可不察

請依舊封彌謄録考校舉人

臣伏覩新定貢舉條制節文諸州發解令知州通判職官令録等保明行實更不封彌謄録者此乃三代里選之法蓋朝廷欲先德行而後詞學責成有司不欲煩以繩檢庶取士有以得其實才矣縁天下郡學自罷聽讀

之後生徒各以散去一旦詔下投牒求試者比比皆是長吏等又安能一一練悉行實哉不免秖憑逐人遞相保委然而詐偽猥雜者亦無由辨明兼每州用試官一員是天下試官逾三百餘員必恐未能盡得其人而悉心於公取也或緣其雅素或牽於愛憎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陞黜者有矣又何暇論材藝較履行哉洎取捨一謬則是非紛作不惟抑絶寒素竊慮天下因此構起訟端多矣況封彌謄録行之且久雖

非取士之制稍協盡公之道若今來諸州發解舉人且
令仍舊封彌謄録考校於理甚便若以勅命方行難於
遽改即乞特降約束其逐處試官監試官如稍涉徇私
及請託不公並無常法外重行處置不然令別定刑名
庶使官吏等各知警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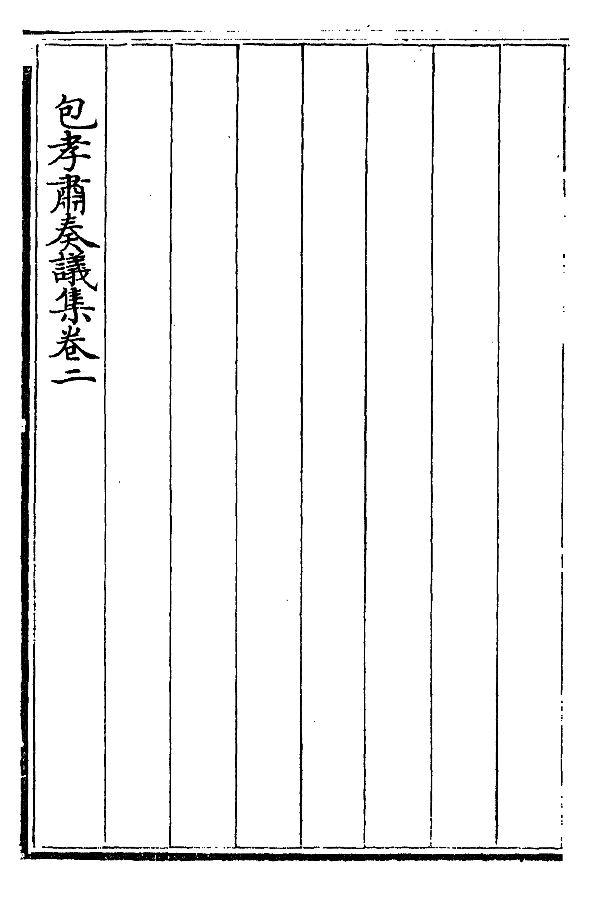
請依舊考試奏廕子弟

臣伏覩先降勅節文應奏廕子弟京官年及二十五已
上其選人遇南郊大禮限半年許令銓投狀京官每年

春季國子監投狀差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勑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學問詔書所謂非唯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聞有臣寮上言欲議罷去是未之熟思爾且國家推恩之典其弊尤甚因循日久推擇未精今詔命方行遽欲釐革則務學者日以怠惰一旦俾臨民政懵然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猶未

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所傷實多其前項條貫如有聞說

未盡事理欲乞只令有司詳定依舊頒行


包孝肅奏議集卷二